

80后青工田宏伟长篇小说《神树塬》出版发行



卫高洁

近日,陕煤集团神南红柳林矿业公司80后青工田宏伟长篇小说《神树塬》由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神树塬》共21万字,从收集整理资料,到深入采访调研,到动笔创作,再到出版发行,历时3年创作完成。全书由月阴、月晴、月阴、月满、月缺、月圆6章,57节组成。

《神树塬》以陕北乡村“神树塬”里发生的故事为切入点,在近10年广阔的背景上,以高中毕业生白铁生的成长轨迹为主线,通过五个不同阶层小人物找寻事业的支点、爱情的位置和意义,细腻反映了陕北农村改革的点点滴滴和独特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现代陕北生活的全景图。

有关评论指出,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贡多、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沈从文的湘西边城、萧红的呼兰河、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青年作家田宏伟试图像这些中外的文学巨匠一样,为我们建构并呈现一座黄土高原上多姿多彩而生生不息的故乡。

也有评论说,田宏伟对生活的深刻体悟与理解贯穿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他用丰富的语言给我们叙述了黄土高原最北端这块土地上人们不一样的生活,以波涛汹涌的故事形式展现了人们在追求与理想、痛苦与欢乐等生活形式之间的世相百态,他对人性的探究和思考流露在字里行间,是继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以后,再次将笔触对准我国城乡结合地区,聚焦平凡人,挖掘平凡事,深刻展示了普通人在时代历史进程中走过的奋斗道路,是一部用心用情浇灌的现实主义力作,有一种迫在眉睫不得不看的“现实观感”。

(神南矿业)

作为煤二代,从小就生活在煤矿,因而对矿区的人和事就有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特别是对于那些十分朴素的工人家庭来说,心目中自然多了一些非常记忆。

过去的煤矿,采煤方式落后,从井下运输上来的煤炭要先进行筛选,而“筛选”这道工序主要由女工来完成。长长的皮带载着原煤滚滚而来,站立在皮带两旁的女工顶着煤尘和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用双手快速地将煤块和矸石,一个班下来,她们早已失去了俏丽。即使工作在洗煤车间的女工,也轻松不了多少,上下班时常常犯困,稍不留神,煤、水、油混合一体的煤泥就会冒满或者直接溢了出来,她们有时顾不上去换鞋子,干脆脱了鞋光着脚拿铁锹就去清理煤泥;这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等到煤泥处理完了,天也蒙蒙亮了。有一位女工说:“有时疏通了煤仓,每个人也都成了‘煤人’。”有几位女工说,她们从来没有穿过白色的袜子,在煤矿工作,黑色是我们的本色。不是因为她们不爱美,而是煤矿的环境不允许她们穿白色的袜子。

“安全矿嫂”是矿区的人们对活跃在井口和区队开展安全协管工作的职工家属的一种美称。这些“安全矿嫂”在每个矿都有,她们除了每天做好家务、照料老人、接送孩子上学外,还要到井口的“安全协管办公室”学习安全知识,接受协管会分配的任务;到区队了解“三违”情况,或到“三违”职工家中走访,对他们进行安全帮教;或者

到井口开展送茶水、送安全鞋垫、送红腰带和嘱咐安全等活动。有时这种活动从上午到下午,越是天气炎热的时候,他们送茶水的次数就越多。但他们的工作报酬却是极其微薄的,前些年每人每天只有一元钱,如今涨了一点,也是象征性的。但活跃在矿区的几百名“安全矿嫂”依然乐此不疲地做着这些善事,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每一名矿工在井下都能够安全地工作,期望每一个家庭都是和谐而完整的。安全协管员李鹏华的丈夫在井下受伤失去了左脚,她深深地体会到丈夫工伤后给家

有一次,一个职工因为妻子手术,其丈夫连着好几天没有休息好;贺双英得知后立即赶到队部向队干部反映了情况,队长当即对这名工人的工作进行了调整。还有一次,一位职工家属跑来反映说她的丈夫因在井下违章,矿上要开除他。贺双英一听事态严重,就去找到那名职工详细了解情况,他如实说出了自己在井下的违章事实,因为害怕承担后果就撒了谎。贺双英就对他进行了一番开导教育,又让他写出检查,然后与他一起到安检部门接受安全学习和处罚。她因为

那些朴素的人们

冯晓

庭带来的种种不幸和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她把身心投入到了“安全帮教”的工作中。职工小王因违章作业与安检员发生争执,李鹏华得知后到他家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并用自己丈夫的亲身经历开导他,就凭着小王幡然醒悟,主动到安监科承认了过错,接受了处罚。

贺双英早在1984年就随丈夫从山阳县来到煤矿,1987年当上了安全协管员,这一干就是20多年。在这20多年里,她风里来雨里去,默默地无私奉献着,不求任何回报,情系安全协管工作。

常年奔波在井口和区队班组做安全协管工作,吃饭不准时,饥一顿饱一顿,落下了萎缩性胃炎的病根。有一次因为胃病急性发作,她住进了医院,住了不到一周,听说矿上正在开展安全生产月,她就缠着医生办了出院手续,回到矿上立即投入到活动当中。

还有一位协管员,让人肃然起敬。她与她的丈夫在矿山演绎了一个恩爱如一的爱情故事。在她的丈夫突发急症的情况下,她毫不犹豫地带领丈夫到医院就诊,在面临病危通知书的时刻,她又通

过朋友联系到西安的大医院,倾其所有背着丈夫在大医院里跑上跑下地做检查。一个矿山女人的所作所为,连同病房的病友都为她感动不已。当听说某医院要为其丈夫患病的脚准备做截肢手术时,她又多方托人找到一医生,用传统的方法治好了丈夫的腿疾,保住了一条腿。在丈夫的病情得到初愈和控制后,她又把身心投入到热爱的工作当中。特别在她搬离矿区落脚于新城区后,仍然隔三差五地来到矿上参加家属安全协管工作。她叫潘霞,让我们记住这位善良的陕北籍女性。

在煤矿上,还有一些职工家属同样让人忘却不了,她们就是那些常年活跃在矿山上捡拾煤块的女人们。不论是春夏秋冬,还是风霜雨雪,这些家属每天都来到偌大的矸石山上,用自制的抓钩和把子之类的工具,使煤块与矸石区分开来,将能够燃烧的煤块一块块地分拣出来,装进袋子里或筐子里背回家,作为取暖的燃料。这样他们每年就可以省下买煤的钱。有时候,矸石山上的矸石或煤块发生自燃现象,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脚踏上去会很烫很烫,但她们的丈夫在井下工作,不怕脏,不怕累,默默地为家庭付出着汗水,从来都是无怨无悔。

岁月悠长

(韩城矿业)

茶马古道

崔少锋

千年的行走,人在走,脚在蹬,路在长。一条古道,马蹄声声,骡马成帮。一条古道,驿站座座,锅庄繁忙。一条古道,从古到今,秦胡高昂。千年的行走,人在走,脚在蹬,路在长。古道如网,撒在了陕康川藏。

古道似刀,刻在了大地之上。千年的行走,人在走,脚在蹬,路在长。古道悠悠,风摇铃铛,经幡飘扬。古道悠悠,雪卧高原,盐花绽放。古道苍苍,情洒蓝天,酥油茶香。千年的行走,人在走,脚在蹬,路在长。

古道即家,家在中原,家在拉萨,家在四方。古道如花,开在天际,开在边疆,一路芬芳。千年的行走,人在走,脚在蹬,路在长。一条古道,曲曲弯弯,转山转水,古道热肠。一条古道,密密麻麻,载歌载舞,福佑绵长。

诗歌天地

(陕北矿业)

题记:死亡并非终点。它们也都留下来世的憧憬,赋予现世生活神圣的意义。《西藏生死书》——索甲仁波切

是时候该思考一下生命本身了。在这趟向死而生的旅途中,我们到底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上,追逐着什么自以为神圣或虚妄的目标?得到了什么?又迷失了什么?这条夜行的航船,在风雨凄迷、浓雾横陈的红尘里,是驶向诸神无上光明的殿堂,还是挣扎在诸妄并起、迷途渐深的生死轮回里?

庄子曰:不以随侯之珠逐千仞之雀。那么,生命,这颗随侯之珠,究竟该逐什么?

一、向死而生,以死观生

在儒家的传统文化里,是鲜于谈死的。孔子一句:“未知生,焉知死”,便关闭了儒家对死亡的探索之门。但众生必死,又是我们每一个人无可逃避的自然律。死,作为生的终点,既然无可避免,那么不妨“以死观生”。

我们鲜于谈死,但又恐惧死,并无时无刻不在走向死。我们为何会恐惧死呢?因为我们的本能是要活着,而且继续活下去,死亡却无情地结束了我们熟悉和享用的一切。

死亡,是一种已知的未知。我们不知何时会死。也许明天,也许后天……疾病、灾难、横祸,等等,种种无常,随时都有可能结束我们熟悉的一切。

但我们对此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依旧在操劳奔波、追名逐利、醉生梦死中循环往复、欲海沉浮。以至于没有时间,没有勇气来思考死亡。为了拥有更多的财物,我们拼命追求享受,最后沦为它们的奴隶,只为掩饰我们对于无常的恐惧。

这一生,我们被太多的感官享受和无谓的“责任”,或违心、或倾心、或随波逐流地扶裹着,并自以为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在这众生同流的世态里,我们常常会感觉生命毫无选择的余地。丝毫无法做主。一切都被挟裹着,泥沙俱下,浩浩荡荡,一去不返。也许,有时会警醒,会反思,会恐惧,但身处泥沙之中,你很难与其它泥沙不同。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无能为力。甚或,终于鼓起勇气向莲花净土迈了一步,但身边的世俗之手就要把你往回拽两步。众生之恶,就在于他们见不得你和他们不一样。于是,就这样,一年又过了一年,我们依然是毫无准备地更加接近死亡。

如果我们能静下心来冷静观想,其实,死亡只是生命的事实,无需逃避,也无须恐惧。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其实只是对无常的恐惧。

无常既一切,一切皆无常。我们唯一所拥有的只是当下。而当下亦不可执著。当下亦在死去。当我们了悟无常的真义,便可放下,便可不惧于死,亦不惧于生。一切顺其自然。并可把死当作生的一面镜子,时时体察映照,在内心深处作一番真正的改变。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如果我们能以临死之心,返观当下,通过对死亡的关照、体察和反省,可以让我们在一息尚存的时刻,充分利用我们这一生;也让我们在死亡的那一刻,不至于悔恨或自责虚度此生。

死,是最高贵的证悟和解脱,也是最真挚的怜悯、慈悲和宽容。时时体察死,可让现时有更多的洒脱,更多的爱、善、包容和慈悲,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多的安详、平和、喜悦。甚或,来世的果报。

诚如西藏上师索甲仁波切所说:“死亡并非终点。它们也都留下来世的憧憬,赋予现世生活神圣的意义。”

死后是否真有来世,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不妨以更长远、更包容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不知而不否定,这样留一线对来世的憧憬,让今世不再目光短浅、无所顾忌、肆意

妄为,以积德行善之心留一份果报以待来世。生和死,作为生命的起点和终点,看似处于对立的两个极端,实则同为一体。庄子曰:“方死方生,方生方死。”我们都在向死而生。每一刻的生都是在死。一如此时,当我在电脑前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真切地感受到此刻的思绪、意识、跳动的脉搏、沧桑的容颜以及窗外的草木等等,都在悄无声息地死亡。而每一刻的死亡也都孕育着新生。旧的思绪、意识刚死,新的又接连亮起。沧桑的容颜上旧的代谢刚死,新的代谢亦补位复生。如此,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交互回还。

生命,就是持续的生死共舞,无常律动。那么,是什么在主宰这生死共舞的无常律动呢?

二、心外无物,万法由心

心!是心,这个众生的主宰。对此,儒、释、道皆有最深刻的领悟。《大学》这部《四书》的总纲里,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王道之根基,无外乎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儒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更进一步,认为:“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道教在心上又发明了一个主宰心的“神”。谓之为:“性者神也,命者气也。”气是神的车乘,是命的维系。神是性的本体,是命的向导。强调要以性见命,神气相通。神清则气爽。气定则神闲。实则一脉同源,总制于心。

心,这个众生的主宰,再往内观照、证悟,便是心性的真理,亦即儒家去人欲后的天理

之也。一切众生自无始来,不能离生灭者,皆为此心所累也。“善恶、贤愚、美丑等,众生百态皆在此心。心明,则自诚明;心暗,则自愚暗。心之所发为机,无机不被。动机直接决定行为和行为的后果。行为动机的后果也许多没有体现,但只要有过合适的条件,它们终将体现。

一切皆为心造,是谓万法由心。凡夫心带给我们外在的一切虚妄的感官上的不可执著的执著,以及由此所致的一切真实的灵魂上的不可沉沦的沉沦。

我们往往跟随习性的脚步,追逐着心所投影的地方,却鲜曾真正深入过心的里面,于是常常产生悲剧的后果。把幻影当作真实不虚的人生目标,以生命这颗随侯之珠逐逐千仞之雀影,以小利而废大道。

往事越千年,尧舜以降,三代以下,莫不以身殉国,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王侯则以身殉国,小人则以身殉财。其所殉者异,而其实者同。观之当世,距上古之风远矣,奇技淫巧、物欲横流、奸佞横行、妖邪肆虐,世风日下,众生心灵之垢淤积久矣。

知之非艰,行之非易。其去污清淤之道,莫过于变往外看为往内看。改变看的方向虽是小事一桩,但其结果却截然不同。

往内看,观心性。心性就像无边无际、无际涯、澄明如镜的天空,而欲念、妄想、我执等就像乌云。天空有可能被乌云遮蔽,但云不是天空,也不属于天空。它们只是无所归属的过客,切莫让其反客为主,使你甘为臣服。如若你愿意,随时可以逐客出门,一扫阴霾,重见朗朗乾坤。谨记,无论乌云横亘多久,它都无法弄脏天空或在天空画下任何记号。

如若没有见到心性的天空,要么是乌云太浓,视角太窄;要么是所站太低,未上云端。视的高度,决定你往内看的深度。我们只需往内、再往内,洞见并证悟心性,体悟生命的真相。无需往外,因为我们一直在外……

何为生命的真相?是本觉。本觉即心性。如何安住在本觉的明光里?即用中阴教法斩断“妄念之链”。

三、中阴得度,证悟之门

中阴是指:“一个情境的完成”和“另一个情境的开始”两者间的“过渡”或“间隔”。中阴一词出自《中阴间教得度》,该书为藏传佛教创始人莲花生大士所传广大教法中的一部分。

在《西藏生死书》里,索甲仁波切上师从更深入而广泛的角度探讨中阴教法,将人的整个存在分成四个实相:此生、临终和死亡、死后、再生。对应四种中阴,即:此生的“自然”中阴;临终的“痛苦”中阴;法性的“明光”中阴;受生的“业力”中阴。

此生的自然中阴,包含生与死之间的整个过程。中阴的一个中心特色是:它们都属于极度不确定的时段。任何人只要诚实地看生命,就可以发现我们经常生活在悬疑和模糊的状态中。我们的心总是在混乱和清明之间进进出出。让我们真正对生命疑惑的是,虽然混乱,有时候却又十分清明。这就是中阴的意义——处于清明和混乱、困惑和智慧、确定和不确定、明智和疯狂之间的一种持续的、令人气馁的摇摆不安。就像此刻,智慧和

混乱在心同时生起,两者“俱现”。我们经常面临二选一的状态,而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选择。

这种持续的不确定状态,也许会让一切变得畏缩而无希望;但如果深入一层去看,你将发现它的本质就是会产生间隔,在这间隔的空间有很多转化的机会正在不断出现——如果它们能够被看到和把握的话。

生命作为一种持续的无常律动,其中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并变成我们心理结构的基本部分。不过,我们总是忘记中阴和它们的间隔,因为我们的从一个所谓“具体”的情境进入下一个情境,会习惯性忽略一直在发生的过渡阶段。

事实上,诚如中阴教法所说,我们每一个时刻的经验都是中阴,因为每一个思想和每一种情绪都是从心性中产生,又回归心性。中阴教法使我们觉察,特别是在强烈变化和过渡的时刻,我们那宛如天空般的、本初的心性将有机会显现。如果显现,安住在那个“间隔”中,往内心观照,你将见证心性的不死性质。

中阴是“机会”,是洞见并安住本觉的机会,本觉即心性。本觉之所以常常被忽视,是因为意识这条河流经常琐碎散漫、杂乱无章、信马由缰。而我们往往既疏于管束和洞察,又缺乏禅定的方法和智慧。

意识之所发,在乎意之所动。意识的投影是“业”的景象。作为人,我们都有基本的“共业”,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别业”。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家庭、成长历程、教育、信仰等影

留在那个状态,因为又有另一个念头突然生起,这就是本觉的光芒。如果在这个念头生起的当下,你没有认出它的真面目,它就会像从前一样,转变成另一平日的念头。这称为“妄念之链”。如果你能在念头生起时立刻认出它的真性,不理睬它,不跟随它,那么不管生起什么念头,都将全部自然融入广大的本觉中,获得解脱。

在《西藏生死书》里,索甲仁波切为我们打开了一道融入广大本觉中、证悟心性的殊胜之门,即大圆满教法。

一切佛教法门都可以用“因、道、果”来说明。大圆满法的“因”是基本、本初的状态,是我们的绝对性,它本来是圆满的、永远现前的。从“因”(绝对性)的观点来看,我们的本性与诸佛相同。诸佛认证他们的本性而悟,我们不认得那个本性和迷惑。我们之所以处于相对的世界,就是因为我们的本性被遮蔽,我们需要遵循教法和修行,才能回到真理,这就是大圆满法的“道”。最后,体悟我们的本性就是证得完全解脱和成佛,这就是大圆满法的“果”。

大圆满道的实际训练,可以依据传统而简单的方式,用见、行、修来描述。“见”就是直接看到绝对境界——我们存在的“因”;“定”就是稳定那个“见”,使它变成连续经验的方法;“行”就是把“见”融入我们的整个实相和生命之中。

见:即看见事物如本来面目的实际状态,它就是了解真实的心性即万事万物的真实本性,就是领悟心的真性即绝对真理。它包括绝对层面的空和相对层面的表象或感受。对于“见”的确定,必须通过反复瞥见心性来加深,并通过持续的禅定修行来加以稳定。

禅定:就是专注在本觉的状态中,解脱一切思维概念;另一方面却维持完全放松,毫不散乱或攀缘。禅定不是努力奋斗,而是自然地融入本觉。禅定修习的要点是强化和稳定我们的本觉,让它成长到完全成熟的地步。因为凡夫心与它的投射是相当有力的。当我们不专注或散乱的时候,它就会回来,很轻易地继续控制我们。其秘方是当妄念生起时,立刻看穿它们的本来面目:本觉本身的能量鲜活有力地显现。

行:就是能真正观察自己的善善恶念,每当有念头产生时,就深入检查它们的真性,既不追忆过去,也不幻想未来,既不允许攀比快乐的经验,也不被悲伤的情境征服。这么做的时候,你试着到达和维持在完全平等的境界中,一切好坏苦乐都消失了。既不执著念头和情绪,也不拒绝它们,只是在本觉的宽广怀抱里欢迎所有的它们。其秘诀是不制造太多的希望和恐惧,使心无挂碍。正如《心经》所说: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一切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安住在本觉的清明和信心当中,净化心中的黑暗之后,毫无遮蔽的太阳光芒将持续升起。你将不再有恐惧,不再有我执的烦恼,不再有相对的分辩,一切都是那么清明、祥和、自在、浑然天成,永无轮回的生死流转。甚或忘掉生死,在此生的自然中阴里证得正道……

追逐你心中的太阳,让其无所不被的光芒,为凡夫心的基础地里的每一个阴暗角落都披上光彩。

这一世,履行好对自己的责任,让心性之光不再遮蔽。

这一世,肩负起对众生的责任,让光点亮,还尘世一片明亮。

生命,这颗随侯之珠,应逐心性之无上神光……可在莲花净土,亦可在万丈红尘。

这一世,在红尘中证悟……

纵横杂谈

(运销集团)

向死而生,这一世的自然中阴

——浅悟《西藏生死书》

本美